

## 《靈樞·本神篇》에 나타난 情志變化와 神志傷에 對한 考察

대전대학교 한의과대학 신경정신과학교실

정인철·이상룡

### I. 緒 論

七情이란 喜, 怒, 憂, 思, 悲, 恐, 驚의 七種의 相異한 情志를 말하며<sup>1-6)</sup> 七情이 過度하게 變化하게 되면 人體는 正常的인 精神活動을 잃게 되고 氣機가 紊亂해지며 臟腑 陰陽氣血이 失調되어 疾病이 發生하는데, 이를 七情傷, 혹은 情志傷이라 한다<sup>2-7)</sup>.

韓醫學에서는 情志의 變化를 疾病, 특히 內傷雜病을 일으키는 重要한 原因으로 認識하고 있는데<sup>2,7)</sup>, 內經에는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sup>8)</sup>에서 “怒傷肝, 喜傷心, 思傷脾, 憂傷肺, 恐傷腎”, 《素問·舉痛論》<sup>8)</sup>에서 “怒則氣上, 喜則氣緩, 悲則氣消, 恐則氣下, 驚則氣亂, 思則氣結”이라 하는 등 情志의 變化가 惹起하는 症狀이나 疾病에 대한 言及이 主 要 보 인 다.

특히 《靈樞·本神篇》<sup>9)</sup>은 精, 神, 魂, 魄, 心, 意, 志, 思, 智, 慮 등의 精神活動에 대한 概念과 함께 “心怵傷思, 慮則傷神, ……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 ……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 ……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 ……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 ……”라 하여 情志의 變化가 五藏, 七神에 미치는 影響에 대해서 具體적으로 記述하고 있어, 情志의 變化를 心身疾患의 原因으로서 重要하게 다루고 있음을 보여 준다.

最近에 柳<sup>10)</sup>는 七情에 關한 文獻의 研究를, 朴 등<sup>11)</sup>은 七情과 脾胃의 關聯性에 關한 報告를, 柳<sup>12)</sup>는 Stress와 七情學說에 對한 心身醫學의 研究를, 尹 등<sup>13,14)</sup>은 五神의 起源, 認識, 內容에 대한 研究를, 김 등<sup>15)</sup>은 《靈樞·本神篇》에 나타난 七神의 概念에 대한 研究를 한 바 있으나, 《靈樞·本神篇》에 言及된 情志의 變化와 五臟, 七神의 關聯性에 대한 研究는 아직 汲하지 못했다.

이에 著者는 《靈樞·本神篇》에 收錄된 情志의 變化와 이에 따른 神志傷에 대해 各家의 注를 比較, 檢討하여 考察한 바, 若干의 知見을 얻었기에 報告하는 바이다.

### II. 研究 方法

1. 本論에서는 《靈樞·本神篇》中 情志의 變化로 인한 病變과 神志傷에 대한 原文을 情志의 種類에 따라 나누어 記載하고 各各에 대한 各家의 注를 時代 順으로 配列하였으며, 原文에 대한 校勘을 脚註로 處理하였다.

原文은 《靈樞經校釋》<sup>9)</sup>으로 하였고 校勘은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을 參考하였다.

2. 總括 및 考察에서는 먼저 字句解釋에 대해 比較, 檢討하고, 이를 바탕으로 各 原文의 病理機轉에 대해 類似한 內容의 注를 묶어서 分析하였다. 또한 各家의 注釋書以外에 다른 醫書 및 參考書籍을 參考하여 考察하였다.

### 3. 研究 注釋書

- 1) 楊上善 :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 2) 張介賓 : 《類經》<sup>18)</sup>
- 3) 馬蒔·張志聰 :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 4) 李念菴 : 《內經知要》<sup>20)</sup>
- 5) 陳修園 :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 6) 黃元御 : 《靈樞懸解》<sup>22)</sup>
- 7) 章楠 :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 8) 北京中醫學院 : 《內經講義》<sup>24)</sup>

- 9) 山東中醫學院 :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 10) 楊維傑 : 《黃帝內經靈樞經解》<sup>25)</sup>
- 11) 河北醫學院 : 《靈樞經校釋》<sup>9)</sup>
- 12) 郭仲夫 :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 13) 程士德 : 《內經》<sup>27)</sup>
- 14) 郭靄春 : 《黃帝內經靈樞經校注語譯》<sup>28)</sup>
- 15) 王保林·張景懷 : 《內經導讀》<sup>29)</sup>

### III. 本 論

#### 1. 怵惕思慮者則傷神, 神傷則恐懼<sup>註1)</sup>流淫而 不止<sup>註2)</sup>.

#####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怵惕思慮, 多傷於心, 神傷無守, 所爲不固也.

##### 2) 類經<sup>18)</sup>

怵, 恐也. 惕, 驚也. 流淫, 謂流泄淫溢, 如下文所云恐懼而不解則傷精, 精時自下者是也. 思慮而兼怵惕, 神傷而心怯, 心怯恐懼, 恐懼則傷腎, 腎傷則精不固. 蓋以心腎不交, 故不能收攝如此.

##### 3)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怵惕者, 驚惶也. 怵惕思慮, 心脾損傷, 心傷則氣怯而常恐懼, 脾傷則不能攝精歸腎, 而常流淫不止, 如遺精帶濁之類, 又有過於勞思而精即流出者.

##### 4) 內經講義<sup>24)</sup>

- ① 怵惕 : 《類經》云 : “怵, 恐也. 惕, 驚也.”
- ② 流淫而不止 : 《類經》云 : “流淫, 謂流泄淫溢, 如下文所云恐懼而不解則傷精, 精時自下者是也.”

##### 5)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注釋]

- ① ‘怵惕’, 恐懼不安的意思.

- ② ‘流淫而不止’, 《類經》本神注 : “流淫謂流泄淫溢……精時自下者是也. 思慮而兼怵惕, 則神傷而心怯, 心怯恐懼, 恐懼則傷腎, 腎傷則精不固. 蓋以心腎不交, 故不能收攝如此.”

[語譯]

恐懼不安和思慮過甚, 就會傷神. 神傷則心怯, 心怯則恐懼, 易引起精自流溢的病變.

##### 6) 黃帝內經靈樞經解<sup>25)</sup>

[註解]

- ① 怵惕 : 驚懼的意思. 惕是驚恐不安的樣子.
- ② 驚恐流淫而不止 : 流, 是指流露在外面. 淫, 是指滿溢. 不止, 是時時的意思. 全句的意思是形容充滿了驚恐的情緒, 經常流露在外表上.

[語譯]

過分的懼懼, 驚惕, 思索, 焦慮, 就會傷神. 神被傷, 就會在日常生活方面, 時時流露出充滿着驚恐畏懼的情緒.

##### 7)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 ① ‘怵惕’, 《廣雅》釋訓 : “怵惕, 恐懼也.”

[語譯]

驚恐思慮太過, 神氣就要受傷, 神氣受損, 則五臟所藏的精液就失去統攝, 因此易流淫不止.

##### 8)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怵’, 恐也. ‘惕’, 驚也, 即驚恐不安. ‘流淫’, 此處作滑精解. ‘不止’, 《太素》作 ‘不固’. 張介賓注 : “思慮而兼怵惕, 則神傷而心怯, 恐驚則傷腎, 腎傷則精不固.” 即是說, 驚恐或思慮太過都會損傷心神, 心神受傷則心怯恐驚而氣失統攝, 因此腎精不固, 出現滑泄現象.

##### 9) 內經<sup>27)</sup>

‘怵’, 恐也. ‘惕’, 驚也. 驚恐傷腎, 思慮傷脾, 脾腎兩傷, 則先後天之精必損. “兩精相搏謂之神”, 精損則神傷. 流淫不止, 指腎氣不固, 而遺精滑泄之類. 《靈樞注證發微·卷一》云 : “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 腎在志爲恐, 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

- 1.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傷神, 神傷則恐懼”가 없다.
- 2.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流淫而不固”로 되어 있다.

《類經·藏象類·九》注云：“流淫，謂流泄淫溢，如下文所云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時自下者是也。……神傷而心怯，心怯恐懼，恐懼則傷腎，腎傷則精不固。蓋以心腎不交，故不能收攝如此。”臨床見有因恐懼而滑精者，即屬此證。

10)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枕揚：枕揚，恐懼也。

② 流淫而不止：《太素》作‘流溢而不固’，這是說恐懼思慮過度，會使陰氣流散而不能固攝。

[語譯]

過分的驚恐思考，就會使陰氣流失而不能固攝。

2. 因<sup>註3)</sup>悲哀動中者，竭<sup>註4)</sup>絕而失生。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人之悲哀動中，傷於肝魂，淚竭筋絕，故失生也。

2) 類經<sup>18)</sup>

悲則氣消，悲哀太甚則胞絡絕，故致失生。竭者絕之漸，絕則盡絕無餘矣。

3) 靈樞懸解<sup>22)</sup>

悲哀傷肺，肺金刑克肝木，故木氣竭絕而失生。

4)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悲則氣消，哀則腎傷，腎氣竭絕，則失其生生之機矣。

5) 內經講義<sup>24)</sup>

① 竭絕而失生：謂內臟之氣竭絕而喪失生命。《類經》注云：“悲則氣消，悲哀太甚則胞絡絕，故致失生。竭者絕之漸，絕者盡絕無餘矣。”楊注云：“人之悲哀動中，傷於肝魂，肝魂汨絕，筋絕失生也。”

6)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悲哀太過，而傷動內臟的，則神氣竭絕而喪失生命。

7)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語譯]

因悲哀過度而傷及內臟的，氣血由衰竭而盡絕，會喪失生命。

8) 靈樞經校釋<sup>9)</sup>

[語譯]

悲傷太過會使神氣內消而竭絕生命。

9)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動中’，指傷及內臟。‘竭絕而失生’，指內臟精氣衰竭而喪失生命。張介賓注：“悲則氣消，悲哀太甚則胞絡絕，故致傷生。竭者絕之漸，絕者盡絕無餘矣。”即是說悲哀太過會使神氣內消，傷及內臟，甚至給生命帶來嚴重後果。

10) 內經<sup>27)</sup>

中，指五臟，《脈要精微論》云：“五臟者，中之守也。”動中，即五臟之氣不靜而動搖。竭絕，前人注釋有二：一識為是淚竭筋絕，如《太素·卷六·藏府之一》注云：“人之悲哀動中，傷於肝魂，淚竭筋絕，故失生也。”二識為是心包絡絕，如《類經·藏象類·九》注：“悲則氣消，悲哀太甚則胞絡絕，故致失生。”觀下文“肝悲哀動中則傷魂”，則此句當指悲哀傷肺，金病及木，肝病則少陽生發之氣竭絕。

11)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張介賓曰“悲則氣消，悲哀太甚，則胞絡絕，故致傷生。”

[語譯]

悲哀過度傷了內臟，就會使氣機竭絕而喪失生命。

3. 喜樂者，神<sup>註5)</sup>憚散而不藏。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3.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因’字이 없다.

4. 《鍼灸甲乙經》에는 ‘竭’字 앞에 ‘則’字이 있다.

5.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神’字이 없다.

喜樂志達氣散, 傷於肺魄, 故精不藏守也.

喜樂太過能使神氣外散而不得收藏.

2) 類經<sup>18)</sup>

喜發於心, 樂散於外, 暴喜傷陽, 故神氣憊散不藏. 憊, 驚惕也.

9)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憊’, 苦也, 勞累的意思. ‘憊散’, 即過喜而致神氣苦于渙散之意. ‘不藏’, 指神不守藏, 意謂喜樂過度, 會造成精神渙散, 不能內守, 失去自主能力.

3) 靈樞懸解<sup>22)</sup>

肺金主斂, 腎水主藏, 喜樂傷心, 君火升泄, 故神明憊散而不藏.

10) 內經<sup>27)</sup>

憊散, 即渙散不聚. <類經·藏象類·九>注: “喜發於心, 樂散於外, 暴喜傷陽, 故神氣憊散不藏.” 又<太素·卷六·藏府之一>據下文“肺喜樂無極則傷魄”注: “喜樂志達氣散, 傷於肺魄, 故精不藏守也.” 兩說宜互參.

4)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喜則氣散, 故神憊散而不藏, 乃多言多笑也.

11)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憊即啍之借字. <說文>: “啍, 一曰喜也.” ‘散’, 有不拘檢之義. 啍散, 是說過喜不知檢束. 楊上善所謂“喜樂達氣散, 傷於肺魄, 精不守藏”是也.

5) 內經講義<sup>24)</sup>

憊散: 憊, 驚畏也. 散, 渙散也. 憊散, 是形容神氣耗散的現象.

[語譯]

喜樂過度, 就會致喜極氣散不能收藏.

6)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注釋]

① ‘憊散’ 在此為精神耗散的意思, ‘憊’ 通瘳, 勞也.

[語譯]

喜樂過甚能使神氣渙散而不藏.

4. 愁憂者, 氣<sup>註6)</sup>閉塞而不行.

7)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① 憊散: 憊, 勞累的意思. 憊散, 這裏是形容神氣耗散的現象.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愁憂氣結, 傷於脾意, 故閉塞不行也.

[語譯]

喜樂過度, 神氣就會消耗渙散而不能藏蓄.

2) 類經<sup>18)</sup>

愁憂則氣不能舒, 故脈道為之閉塞.

8)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神憊散而不藏’: 憊散, 謂過喜而氣血散懈. 憊即啍之借字. <說文>: “啍, 一曰喜也.” 啍散, 言過喜不知檢束, 故血氣離守. <太素>卷六首篇注: “喜樂志達氣散, 傷于肺魄, 故精不藏守也.”

3) 靈樞懸解<sup>22)</sup>

愁憂傷脾, 中氣不運, 故土氣閉塞而不行, 脾為四臟之母, 病則不能行氣於四旁故也.

[語譯]

4)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愁憂則氣鬱結, 久則經脈閉塞而不流行也.

6.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氣’字이 없다.

5)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憂愁過甚, 能使神氣抑鬱於內, 閉塞不行.

6)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語譯]

愁憂過度, 憂傷肺, 上焦的氣機就閉塞而不能暢行.

7)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氣閉塞而不行: 憂愁氣結, 傷於脾意, 故閉塞不行.

[語譯]

憂愁太過, 使氣機閉塞而不通

8)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憂愁過度, 則氣留結而不散, 氣機閉塞而不通, 可以引起胸中悶亂, 四肢不能舉動等症狀出現.

9) 內經<sup>27)</sup>

愁憂傷脾, 氣機滯塞, 升降失常, 故曰氣閉塞而不行. <太素·卷六·藏府之一>注: “愁憂氣結, 傷於脾意, 故閉塞不行也.” 一說謂脈道閉塞, <類經·藏象類·九>注云: “愁憂則氣不能舒, 故脈道爲之閉塞.” 據臨床愁憂致病見腹脹不食等證及下文“脾愁憂不解則傷意”, 當以<太素>注爲允.

10)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楊上善曰“憂愁氣結, 傷於脾意, 故閉塞不行.”

[語譯]

愁憂過度, 就會使氣機閉塞不能流暢.

5. 盛怒者, 迷惑而不治<sup>註7)</sup>.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盛怒氣聚, 傷於腎志, 故迷惑失理也.

2) 類經<sup>18)</sup>

怒則氣逆, 甚者必亂, 故致昏迷皇惑而不治. 不治, 亂也.

3) 靈樞懸解<sup>22)</sup>

盛怒傷肝, 肝膽同氣, 甲木刑克戊土, 胃氣上逆, 神魂失歸, 故心君迷惑而不治.

4)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盛怒動火, 火動亂神, 故迷惑而理不明, 不能治事也.

5)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惱怒過甚能使神氣迷惑而不正常.

6)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大怒, 就會使神志昏迷惶惑心亂而不能自主.

7)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迷惑而不治: 此言盛怒之下, 木旺生火, 搖動神明, 造成神志迷亂, 難以自治.

[語譯]

大怒則心火暴盛, 傷於神志, 發生迷惑擾亂而不能自治.

8)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盛怒’, 即大怒. 盛怒之下, 氣逆而上, 搖動神明, 從而導致精神悶亂, 難以自制.

9) 內經<sup>27)</sup>

不治, 亂也, 即不能妥善地處理事物. <類經·藏象類·九>云: “怒則氣逆, 甚者必亂, 故致昏迷惶惑而不治.” <太素·卷六·藏府之一>據下文“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注: “盛怒氣聚, 傷於腎志, 故迷惑失理也.” 兩說皆通.

10)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楊上善曰“盛怒氣聚, 傷於腎志, 故迷惑失理也.”

7.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迷惑而不治’가 ‘迷惑而不理’로 되어 있다.

[語譯]

大怒, 就會使神志昏迷, 失去常態.

6. 恐懼者, 神<sup>註8)</sup>蕩憚而不收.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右腎命門藏精氣, 恐懼驚蕩, 則精氣無守而精自下, 故曰不收.

2) 類經<sup>18)</sup>

恐懼則神志驚散, 故蕩憚而不收. 上文言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 如此稍同. 但彼云不藏者, 神不能持而流蕩也. 此云不收者, 神為恐懼而散失也, 所當詳辨.

3) 靈樞懸解<sup>22)</sup>

恐懼傷腎, 水陷金浮, 肺氣失根, 收斂不行, 故神志蕩散而不收.

4)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恐懼者, 心神蕩蕩無主, 故不能收斂自持也.

5)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恐懼過甚能使氣動蕩而不收攝.

6)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恐懼過度, 神氣就流蕩消耗而散失不收.

7)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神蕩憚而不收: 謂神氣動蕩恐懼不能自持

[語譯]

恐懼過度, 則神氣散蕩不能收斂.

8) 黃帝內經講解<sup>26)</sup>

‘蕩憚’, 指神志動蕩散亂. 因恐懼太過, 使神志蕩散而不能收持.

9) 內經<sup>27)</sup>

蕩憚, 動蕩渙散而不安. 恐為預知之情志, 即懼怕未來之事, 故蕩憚不可稍安. <類經·臟象類·九>云: “恐懼則神志驚散, 故蕩憚而不收. 上文言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 如此稍同. 但彼云不藏者, 神不能持而流蕩也; 此云不收者, 神為恐懼而散失也, 所當詳辨.” 又<太素·卷六·藏府之一>無‘神’字, 楊上善注云: “右腎命門藏精氣, 恐懼驚蕩, 則精氣無守而精自下, 故曰不收.” 與下文“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文義一致, 故楊注亦可參.

10)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神蕩憚而不收: 謂神氣動蕩恐懼不能自持. 楊上善曰 “右腎命門藏精氣, 恐懼驚蕩, 則精氣無守, 而精自下, 故曰不收.”

[語譯]

恐懼過度, 就會由于精神動蕩而精氣不能收斂.

7. 心忪惕思慮則傷神, 神傷則恐懼自失, 破膈脫肉, 毛悴色夭, 死于冬.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心藏也. 忪惕, 腎來乘心也. 思慮則脾來乘心. 二邪乘心, 故傷神也. 神為其主, 故傷神則反傷右腎, 故恐懼自失也. 亦反傷脾, 故破膈脫肉也. 毛悴肺傷, 色夭肝傷也. 以神傷則五臟皆傷也. 冬, 火死時也.

2) 類經<sup>18)</sup>

此下言情志所傷之病, 而死各有時也. 心藏神, 神傷則心忪, 故恐懼自失. 膈者筋肉結聚之處, 心虛則脾弱, 故破膈脫肉. 毛悴者, 皮毛憔悴也. 下文準此. 色夭者, 心之色赤, 赤欲如白麥朱, 不欲如赭. 火衰畏水 故死於冬.

3) 內經知要<sup>20)</sup>

神藏于心, 心傷則神不安, 失其主宰也. 心者脾之母, 心虛則脾亦薄, 肉乃消瘦也. 毛悴者, 憔悴也. 色夭者, 心之色赤, 赤欲如白麥朱, 不欲如赭. 火衰畏水, 故死于冬.

8. <黃帝內經太素>과 <鍼灸甲乙經>에는 ‘神’字이 없다.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此分論七情傷五臟之神志。思慮脾之情也。如心因怵惕思慮則傷心臟之神，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矣。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脛。色者氣之華也。脛肉者地所成之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脛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剋也。開之曰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餘臟同。

<馬註>

此言傷五神者，必傷五臟而危也。心藏神，脾藏意，肝藏魂，肺藏魄，腎藏精與志，是謂之五神藏也。故心因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心虛而腎來侮之，腎在志為恐，所以恐懼流淫而不止也。惟其恐懼自失，故破脛脫肉，毛悴色夭而死於冬何也。以水剋火也。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心思慮傷神者，脾志并於心也。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脛，色者氣之華也。脛肉者地所生之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脛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於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剋也。

6) 靈樞懸解<sup>22)</sup>

恐懼自失，水勝火也。脾主肉，破脛脫肉，火死土敗也。肺主皮毛，毛悴，肺金敗也。肝主色，色夭，肝木敗也。死于冬，水滅火也。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心因怵惕思慮則傷神，而恐懼自失，心脾同氣相貫，故久則脾亦傷，而破脛脫肉，脛者，腎間厚肉也，脾土傷，則不能生肺金，故毛悴色夭，而死于冬者，水旺，心火絕也。

8)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注釋]

① ‘脛’肢體豐滿肥大的肌肉叫脛。

[語譯]

心藏神，驚恐不安思慮過度則傷神，神傷則遇事恐懼不能自主，肌肉消瘦。若發展至毛悴色夭，病就嚴重了，到冬季水

旺的時候，必受腎克而死。

9)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① 死於冬：心屬火，冬季是屬水的季節，水能克火，所以死於冬，以下死於春等，都是同樣的意思，不見注釋。

[語譯]

心藏神，過度的悚恐懼，驚惕，思索，焦慮，就會傷神。神被傷，就會表現出恐慌畏懼而失了自己的主張。久而使肘膝脾部高起的肌肉陷敗，遍體肌肉消瘦，再進一步，到了憔悴得毛髮凋零，皮色枯而不潤澤的程度，就會死亡在冬季。

10) 靈樞經校釋<sup>3)</sup>

[注釋]

①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太素》卷六首篇注：“怵惕，腎來乘心也，思慮則脾來乘心，二邪乘心，故傷神也。”

② ‘破脛脫肉’：因脾傷而致脛破肉脫。《素問》玉機真藏論王冰注：“脛者，肉之標，謂膝肘後肉如塊者。脾主肉，故肉如脫盡，脛如破敗也。”

③ ‘毛悴色夭 死於冬’：《太素》卷六首篇注：“毛悴，肺傷，色夭，肝傷也。以神傷則五臟皆傷也。冬，火死時也。”因水克火，故心病死于冬。

[語譯]

心藏神，驚恐或思慮太過會損傷心神，心神受傷則心性恐懼，失去主宰自身的能力。心病則肌肉消瘦，皮毛憔悴，顏色枯槁無華，心屬火，到冬季寒水當旺時，病必加重，甚至死亡。

11) 內經<sup>27)</sup>

① 神傷則恐懼自失：自失，一作不能自主驚慌失措解，如《靈樞集注·卷一》云：“神傷則不能主持，而恐懼自失。”一從下文“恐懼不解……精時自下”注，如《太素·卷六·藏府之一》云：“傷神則反傷右腎，故恐懼自失也。”

② 破脛脫肉 毛悴色夭 死于冬：脛，筋肉聚結之處，亦即大塊肌肉。破，消損殆盡之意。脫，奪失也。毛悴，即皮毛憔悴。色夭，言色澤枯暗無華。破脛脫肉，是脾氣絕，毛悴為肺氣敗，色夭是五臟精奪之象。心病而死於冬，是死於其所不勝

之時，以上諸臟之死時同理。《靈樞集注·卷一》云：“脾主土而主肌肉，肺主氣而主皮毛，肉之膏肥曰腠，色者氣之華也。腠肉者地所生之形也。毛色者天所生之氣也。破腠脫肉，毛悴色夭，天地所生之命絕矣。死于冬者，五行之氣，死於四時之勝剋也。”

12)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 ① 自失：控制不住自己。
- ② 破腠脫肉：《廣韻·三十九過》：‘破’，壞。‘腠’肉之突起諸分，如肘膝後肉如塊者。‘破腠’謂耗傷腠肉。
- ③ 毛悴色夭：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王冰曰：“天，謂死色異常之候也。”
- ④ 死于冬：冬屬水，心屬火，水能克火。故楊上善曰：“冬，火死時也。”

[語譯]

過度的恐懼思慮，就會傷神。神被傷，就會自己怕的控制不住，時間久了，腠內傷壞，肌肉脫消，再進一步，到了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的狀態，就會死亡在冬季了。

13) 內經導讀<sup>29)</sup>

[注釋]

- ① 怵惕：怵，恐懼。惕，驚慌不安。
- ② 破腠脫肉：指肌肉突起之處。如上肢之臄，下肢之臄，意指肌肉消瘦脫陷。
- ③ 毛悴色夭：指皮毛憔悴，色澤枯暗。

8.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怵<sup>註9)</sup>亂，四肢不舉，毛悴色夭，死于春。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肺來乘脾，故憂愁不已傷意，發狂怵亂，并脾病四支不舉也。春，土死時也。問曰：脾主愁憂。又云，精氣并于肝則憂，即肝為憂也。《素問》云心在變動為憂，即心為憂也。肺在志為憂也，即肺為憂，其義何也？答曰：脾為四藏之本，意主愁憂。故心在變動為憂，即意之憂也。或在肺志為憂，亦意之憂

也。若在腎志為憂，亦意之憂也，故愁憂所在，皆屬脾也。

2) 類經<sup>18)</sup>

憂本肺之志，而亦傷脾者，母子氣通也。憂則脾氣不舒，不舒則不能運行，故怵悶而亂。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故脾傷則四肢不舉。脾色之夭者，黃欲如羅麥雄黃，不欲如黃土也。土衰畏木，故死于春。

3) 內經知要<sup>20)</sup>

憂本傷肺，今以屬脾者，字母相通也。憂則氣滯而不運，故怵悶也。四肢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故脾傷則四肢不舉。脾之色黃，黃欲如羅麥雄黃，不欲如黃土。土衰畏木，故死于春。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憂愁肺之情也。如脾因憂愁不解則傷脾藏之意，意傷則怵亂而四肢不舉。蓋意乃心之所生而脾主四支也。

<馬註>

脾因愁憂而不解則氣閉塞而不行，遂傷意，意為脾之神也。意傷則悶亂。四肢不舉，脾主四支也。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春何也。以木剋土也。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愁憂肺之情也。今以屬脾者字母相通也。憂則氣滯而不運，故怵悶也。四肢稟受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故脾傷則四肢不舉。

6) 靈樞懸解<sup>22)</sup>

死于春，木賊土也。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脾因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脾之神也。意傷則怵亂者，昏悶憤亂也。脾胃主四肢，故四肢無力不能舉。至毛悴色夭，而死於春者，木旺，土絕也。

8) 內經講義<sup>24)</sup>

9. 《鍼灸甲乙經》에는 '怵'字が '悶'字로 되어 있다.



① 悅亂：即胸膈苦悶煩亂之意。

9)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脾藏意，愁憂苦悶而不解，則能傷意，意傷則脾氣不舒心中悶亂，四肢舉動無力。若發展至毛悴色夭，病就嚴重了，到春季木旺的時候，必受肝克而死。

10)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① 悅悶，即胸膈苦悶煩亂之意。

[語譯]

脾藏意，過度的憂愁而長期得不到解除，就會傷意。意被傷，就會使心胸苦悶煩亂，手足舉動乏力，再進一步，到了憔悴得毛髮零落，皮色枯而不潤澤的程度，就會死亡在春季。

11)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意傷則悅亂’：《類經》三卷第九注：“憂則脾氣不舒，不舒則不能運行，故悅悶而亂。”

② ‘四肢不舉’：《類經》三卷第九注：“四肢皆稟氣于胃而不得至經，必因于脾，乃得稟也，故脾傷則四支不舉。”

③ ‘毛悴色夭 死於春’：《太素》卷六首篇注：“春，土死時也。問曰：脾主愁憂，又云，精氣并于肝則憂，即肝為憂也。《素問》云，心在變動為憂，即心為憂也。肺在志為憂也，即肺為憂，其義何也？答曰：脾為四臟之本，意主愁憂。故心在變動為憂，即意之憂也。或在肺志為憂，亦意之憂也。若在腎志為憂，亦意之憂也，故愁憂所在，皆屬脾也。”因木克土，故脾病死于春。

[語譯]

脾藏意，如憂愁太過，日久不解會損傷脾意，意氣不舒則胸中悅亂，四肢不能舉動，皮毛憔悴，顏色枯槁，脾屬土，到春季木旺的季節，病必加重甚至死亡。

12) 內經<sup>27)</sup>

意傷則悅亂，四肢不舉：悅亂，即胸腹悅悶煩亂。《類經·藏象類·九》注：“憂本肺之志，而亦傷脾者，母子氣通

也。憂則脾氣不舒，不舒則不能運行，故悅悶而亂。四肢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也。故脾傷則四肢不舉。”

13)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意傷則悅亂：張介賓曰：“憂則脾氣不舒，不舒則不能運行，故悅悶而亂。”

② 不舉：謂不起。《國語·晉語》韋注：“舉，起也。”

[語譯]

過度的憂愁而得不到解除，就會傷意。意被傷，就會苦悶煩亂，手足乏力，不願抬起來，再進一步，到了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的狀態，就會死亡在春季了。

14) 內經導讀<sup>29)</sup>

[注釋]

① 悅亂：胸膈苦悶煩亂。

9.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sup>註10)</sup>不精<sup>註11)</sup>，不精則不正當，人<sup>註12)</sup>陰<sup>註13)</sup>縮而攣筋，兩脇<sup>註14)</sup>骨不<sup>註15)</sup>舉，毛悴色夭，死于秋。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肝藏也。悲哀太甚傷肝，故日動中。肝傷則魂傷。魂既傷已，肝腎亦傷，故狂忘及不精，不敢當人也。肝足厥陰脈環陰器，故魂肝傷宗筋縮也。肝又主諸筋，故攣也。肝在兩脇，故肝病兩脇骨舉也。秋，木死時也。

2) 類經<sup>18)</sup>

肝藏魂，悲哀過甚則傷魂，魂傷則為狂為忘而不精明，精明失則邪妄不正。其人當陰縮攣筋，兩脇骨不舉者，皆肝經之敗也。肝色之夭者，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也。木衰畏金，

- 10. <鍼灸甲乙經>에는 ‘忘’字が ‘妄’字로 되어 있다.
- 11. <鍼灸甲乙經>에는 “不精”이 “其精不守”로 되어 있다.
- 12. <鍼灸甲乙經>에는 ‘不精則不正當’이 없고 ‘人’字 앞에 ‘命’字가 있다. <黃帝內經太素>에서는 ‘不精則不正當，人…’이 ‘不敢正當人’으로 되어 있다.
- 13. <黃帝內經太素>에서는 ‘陰’字가 없다.
- 14. <鍼灸甲乙經>에는 ‘脇’字 뒤에 ‘肋’字가 있다.
- 15. <黃帝內經太素>에는 ‘不’字가 없다.

故死於秋.

3) 內經知要<sup>20)</sup>

悲哀亦肺之志, 而傷肝者, 金伐木也. 肝藏魂, 魂傷則或為狂亂, 或為健忘. 不精者, 失見精明之常, 則邪妄而不正也. 肝主筋, 故陰縮筋急. 兩脇者肝之分, 肝敗則不舉. 肝色青, 青欲如蒼璧之澤, 不欲如藍, 木衰畏金, 故死于秋.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悲哀肺之情也. 如肝因悲哀動中, 則傷肝藏所藏之魂, 魂傷則狂忘不精. 蓋肝者, 將軍之官, 謀慮出焉, 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 膽為中正之官, 決斷出焉, 藏氣傷則府志亦不正, 而無決斷矣. 肝主筋而脈絡陰器, 陰縮脈攣, 脇骨不舉. 情志傷而及於形也. 玉師曰, 膽府於肝, 藏府相通. 惟肝膽最為親切.

<馬註>

肝因悲哀動中則傷魂, 魂傷則善狂善忘而不精爽, 其志向亦不正, 其人當陰縮而攣筋, 其兩脇骨當不舉, 漸至竭絕而失生, 毛悴色夭而死於秋何也. 以金剋木也.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悲哀亦肺之精也, 而傷肝者金伐木也. 肝存魂, 魂傷則或為狂亂或為健忘, 不精則不能處事精詳矣. 膽附於肝為中正之官, 決斷出焉. 臟氣傷則府志亦不正, 亦無決斷矣. 肝主筋而脈絡陰器, 故陰縮筋急, 兩脇者肝之分, 肝敗則骨不舉, 情志傷而及於形矣.

6) 靈樞懸解<sup>22)</sup>

肝主筋, 前陰, 宗筋之聚, 脈循陰器而行兩脇, 故陰縮而攣筋, 兩脇骨不舉. 死於秋, 金剋木也.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肝因悲哀動中則傷魂, 魂, 肝之神也, 屬陰, 故傷則狂而善忘者, 陽氣耗散, 故不精明, 而言行皆不得其正, 謂之狂也, 似癲非癲之狀耳, 陰為總筋, 肝所主, 脇為肝經所行之部, 故陰縮筋攣, 而脇骨疼痛, 不可舉動也. 至毛悴色夭, 而死於秋

者, 金旺, 木絕也.

8) 內經講義<sup>24)</sup>

① 魂傷則狂忘不精 不精則不正 : <類經>注云 : “肝藏魂, 悲哀過甚則傷魂, 魂傷則為狂為忘而不精明, 精明失則邪忘不正.” 按 : <脈經>, <甲乙> ‘忘’ 均作 ‘妄’. ‘忘’, ‘妄’ 古通.

9)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注釋]

- ① ‘哀動中則傷魂’ : 悲哀太過則傷肝, 故曰動中, 肝藏魂, 肝傷則魂傷.
- ② ‘陰縮而攣筋’ : 肝脈環陰器, 又主諸筋, 故肝傷則宗筋縮, 以致陰縮而筋脈拘攣.
- ③ ‘兩脇肋骨不舉’ : 肝脈布脇肋, 肝傷則筋脈拘急, 故兩脇肋骨內陷.
- ④ ‘毛悴色夭’ : 卽毛髮苦落, 面色枯槁的意思. ‘萃’, 憔悴枯槁. ‘夭’, 色惡而不澤.
- ⑤ ‘死於秋’ : 肝屬木, 秋天是金當令, 金能克木, 所以肝病死于秋.

[語譯]

肝藏魂, 若悲哀過度而傷及于肝, 就會傷魂, 魂傷則神無輔佐, 致言行狂妄, 精氣不能固守, 因而出現陰縮, 筋脈拘攣, 兩脇肋骨內陷等症狀. 若發展至毛悴色夭病就嚴重了, 到秋季金旺的時候, 必受肺克而死.

10)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① 魂傷則狂忘不精, 不精則不正 : <類經>注云 : “肝藏魂, 悲哀過甚則傷魂, 魂傷則為狂為忘而不精明, 精明失則邪忘不正.” 按 : <脈經>, <甲乙> ‘忘’ 均作 ‘妄’. 古通.

[語譯]

肝藏魂, 過度的悲哀而影響到內臟, 就會傷魂. 魂被傷, 就會癡狂迷妄到不能精明地認識周圍環境, 既不精明, 也就會表現出邪僻不正的言行, 並將使人的陰器萎縮, 筋脈攣急, 而脇肋骨的部位, 不能舒張, 再進一步, 到了憔悴得毛髮零落, 皮

色枯而不潤澤的程度, 就會死亡在秋季.

11)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 ①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類經》三卷第九注：“肝藏魂，悲哀過甚則傷魂。”
- ② ‘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指神明不能精專。《類經》三卷第九注：“魂傷則為狂為忘，而不精明。”
- ③ ‘不精則不正當’：不正當，指神志妄亂，行無常軌。《類經》三卷第九注：“精明失，則邪妄不正。”
- ④ ‘陰縮而攣筋’：《太素》卷六首篇注：“肝足厥陰脈，環陰器，故魂肝傷，宗筋縮也。”又主諸筋，故攣也。
- ⑤ ‘毛悴色夭，死于秋’：《太素》卷六首篇注：“秋，木死時也。”因金克木，故肝病死于秋。

[語譯]

肝藏魂，悲哀太過會傷魂，魂傷則發狂，好忘事而不精明，前陰收縮，筋脈拘攣，兩脇肋不能上舉，皮毛憔悴，容顏枯槁，到秋天金氣當旺時，病必加重，甚至死亡。

12) 內經<sup>27)</sup>

魂傷則狂忘不精……兩脇骨不舉：精，精明。不精，即處事不精明。正，正直。不正，指神志狂亂，行越常軌。陰縮，即陰囊上縮。《靈樞集注·卷一》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肝志傷，則不能處事精詳矣。膽於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臟氣傷則府志亦不正而無決斷矣。肝主筋而脈絡陰器，陰縮筋急，脇骨不舉，情志傷而及於形矣。”

13)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 ① 狂忘：‘忘’應作‘妄’。《淮南子·主術訓》高注：‘狂猶亂也。’《廣韻·四十一漾》：“妄，亂也。”這是說魂傷會出現精神紊亂症狀。
- ② 不精：此二字難解。《病源》增‘明’字，亦不如依《甲乙》作‘其精不守’為是。這是說魂傷可致肝失去藏血作用。
- ③ 陰縮而攣筋：楊上善曰：“魂肝傷，宗筋縮。肝又主諸筋，故攣也。”

- ④ 兩脇骨不舉：按：據《太素》，《千金》‘不’字是衍文。‘舉’有‘動’義，見《國語·魯語》韋注。‘動’與‘痛’義通。‘兩脇骨舉’猶云兩脇骨痛。

[語譯]

過度悲哀影響到內臟，就會傷魂。魂被傷，就會出現精神紊亂症狀，到致肝臟失去藏血作用，使人陰器萎縮，筋脈攣急，兩脇骨痛，再進一步，到了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的狀態，就會死亡在秋季了。

10. 肺喜樂無<sup>註16)</sup>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sup>註17)</sup>，皮革焦，毛悴色夭，死于夏。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肺藏也。喜樂，心喜乘肺，無極傷魄也。魄傷則傷藏，故發狂病也。以樂蕩神，故狂病意不當人。又肺病，皮革焦也。夏，金死時。

2) 類經<sup>18)</sup>

喜本心之志，而亦傷肺者，暴喜傷陽，火邪乘金也。肺藏魄，魄傷則神亂而為狂，意不存人者，傍若無人也。五臟之傷，無不毛悴，而此獨云，皮革焦者，以皮毛為肺之合，而更甚於他也。肺色之夭者，白欲如鷺羽，不欲如鹽也。金衰畏火，故死於夏。

3) 內經知要<sup>20)</sup>

喜樂屬心，而傷肺者，火乘金也。肺藏魄，魄傷則不能鎮靜而狂。意不存人者，傍若無人也。肺主皮，故皮革焦也。肺色白，白欲如鷺羽，不欲如塩。金衰畏火，故死于夏。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喜樂心之情也。如肺因喜樂無極則傷肺藏之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意者心之發。蓋喜樂無極則神亦憚散而不存矣。肺主皮毛，故人皮革焦。

<馬註>

16. 《鍼灸甲乙經》에는 ‘無’字가 ‘樂’字로 되어 있다.  
 17. 《鍼灸甲乙經》에는 ‘人’字 앞에 ‘其’字가 있다.

肺因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神憚散而不藏，不藏則狂，狂者意不存人，脾本藏意而母氣亦衰，故不存也。其人皮革當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何也。以火剋金也。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喜樂心之情也。并於肺則剋金矣。肺存魄，魄傷則不鎮靜而狂，意不存人者，旁若無人也。肺主皮毛，故皮革焦也。

6) 靈樞懸解<sup>22)</sup>

死於夏，火剋金也。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喜樂出于心，喜樂無極，則心火大動不休而傷肺金，魄者，肺之神也，屬陰，心火乘之，故魄傷而狂，意不存人者，自言自笑，旁若無人也，肺主皮毛，為火所灼，故皮革焦，毛悴色夭，而死於夏者，火旺，金絕也。

8) 內經講義<sup>24)</sup>

① 意不存人：《類經》注云：“意不存人者，旁若無人也。”

9)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肺藏魄，若喜樂無度，則傷魄，魄傷則精神錯亂而發狂，發狂的人，意識喪失，這種病人，必皮膚焦枯不潤。若發展至毛悴色夭，病就嚴重了，到夏季火旺的時候，必受心克而死。

10)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意不存人：《類經》注云：“意不存人者，旁若無人也。”

[語譯]

肺藏魄，沒有限制的過度喜樂，就會傷魄。魄被傷，就會形成癡狂，狂妄到意識喪失，旁若無人，體表的皮革焦枯，再進一步，到了憔悴得毛髮零落，皮色枯而不潤澤的程度。

11)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①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太素》卷六首篇注：“喜樂心喜乘肺，無極傷魄也。”

② ‘魄傷則狂’：《太素》卷六首篇注：“魄傷則傷臟，故發狂病也。”

③ ‘狂者意不存人’：《類經》三卷第九注：“意不存人者，傍若無人也。”

④ ‘皮革焦’：《太素》卷六首篇注：“肺病，皮革焦也。”因肺主皮毛所致。

⑤ ‘毛悴色夭，死於夏’：《太素》卷六首篇注：“夏，金死時。”因火克金，故肺病死于夏。

[語譯]

肺藏魄，如喜樂太過，心火乘肺金，則傷魄，魄傷則神亂而發狂，行為反常，毫不顧忌旁人，皮膚乾枯，毛髮憔悴，顏色枯槁，肺屬金，到夏季火旺的時候，病必加重，甚至死亡。

12)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無極：不止。《詩·南山》傳：“極，止也。”

② 狂者意不存：狂者善忘，善怒，善恐，善笑，善罵詈，其意識活動已失正常，對於周圍事物，不能仔細觀察，故曰‘狂者意不存’《爾雅·釋詁》：“存，察也。”

③ 革：《管子·水地》房注：“革，皮膚也。”

[語譯]

過度的喜樂，就會傷魄。魄被傷，就會形成狂病，狂病發展到意識活動失去觀察能力，其人皮膚枯槁，再進一步，到了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的狀態，就會死亡在夏季了。

13) 內經導讀<sup>29)</sup>

[注釋]

① 意不存人：旁若無人之意。

11. 腎盛怒而<sup>註18)</sup>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善<sup>註19)</sup>

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sup>註20)</sup>，

毛悴色夭，死于季夏。

18. 《鍼灸甲乙經》에는 ‘而’字が 없다.

19. 《黃帝內經太素》에서는 ‘喜’字가 ‘善’字로 되어 있다.

20. 《鍼灸甲乙經》에는 ‘屈伸’이 없다.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肝木乘腎，故不已傷志也。腎志傷，故喜忘。腎在腰脊之中，故腎病不可俛仰屈伸也。季夏，水死時也。

2) 類經<sup>18)</sup>

怒本肝之志，而亦傷腎者，肝腎爲子母，其氣相通也。腎藏志，志傷則意失，而喜忘其前言也。腰脊不可俛仰屈伸者，腰爲腎之府也。腎色之夭者，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也。水衰畏土，故死于季夏。

3) 內經知要<sup>20)</sup>

怒者肝志。而傷腎者，子母相通也。腎藏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爲腎之府，脊爲腎之路，腎傷則不可俛仰屈伸。腎色黑，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水衰畏土，故死于季夏。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怒者肝之情也。腎盛怒不止，則傷腎藏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府也，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於心，肺志并於脾，肝氣并於腎，乃子氣并於母也。肺志并於肝，心志并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剋者逆，逆則傷矣。

<馬註>

腎盛怒而不止，則迷惑而不治，遂傷志，以腎藏志也。志傷則其前言易忘，及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怒者肝之情也。如盛怒不止則傷腎臟之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夫神志相合，喜忘者神志皆傷也。腰者腎之府，脊者腎之路，腎傷則不可以俛仰屈伸。夫脾志并於心，肺志并於脾，肝志并於腎，乃子氣并於母也。肺志并於肝，心志并於肺，受所不勝之相乘也。平脈篇曰，水行乘火，金行乘木，名曰縱。水行乘金，火行乘木，名曰逆。蓋母乘子者順，子乘母者逆也。相生者順，相克者逆，逆則傷矣。

6) 靈樞懸解<sup>22)</sup>

腎水失藏，故喜忘，其位在腰，其脈貫脊，故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死于季夏，土剋水也。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怒本出于肝，肝陽逆甚，則腎水耗而傷腎之志，志，腎之神也，主記持事物，志傷故喜忘其前言，腰爲腎之府，故腰脊不可以俯仰屈伸。毛悴色夭，死于季夏者，土旺，水絕也。各臟所傷，皆言毛悴色夭者，自內至外皆枯敗，故遇剋制之氣旺，則所傷之臟氣絕而死也。

8)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法釋]

① ‘俯仰’指身體不能前後彎曲的意思，俯，前屈，仰，後仰。

[語譯]

腎藏志，過分的憤怒，則傷志，志傷則記憶力減退，善忘前言，腰脊不能前俯後仰。若發展至毛悴色夭，病就嚴重了，到長夏六月土旺的時候，必受脾克而死。

9)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註解]

① 季夏：是夏季的末尾，也就是農曆六月十三日到三十日(或十二日到二十九日)的十八天。

[語譯]

腎藏志，大發怒到不能勸止，就會傷志。志被傷，記憶衰退，常會忘記了從前所說過的言語，腰脊轉動困難，不能夠任意俯仰屈伸，再進一步，到了憔悴得毛髮零落，皮色枯而不潤澤的程度，就會死亡在季夏。

10)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法釋]

①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太素》卷六首篇注：“肝木乘腎，故不已傷志也。”

② ‘死於季夏’：《太素》卷六首篇注：“季夏，水死時也。”因土克水，故腎病死于季夏，季夏爲夏季的最後階段(農曆六月)，這一階段屬土。

[語譯]

腎藏志，若大怒不止則傷志，志傷則記憶減退，好忘前言，腰背不能俯仰屈伸，皮毛憔悴，容顏枯槁。腎屬水，到季夏土旺的時候，病必加重，甚至死亡。

11)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0)</sup>

[注]

① 腎盛怒：張介賓曰“怒本肝之志，而亦傷腎者，肝腎為子母，其氣相通也。”

[語譯]

大怒不能遏止，就會傷志，志被傷，就會屢次忘記自己從前所說過的話，腰脊痛的不能隨意俯仰屈伸，再進一步，到了毛髮憔悴，容色異常的狀態，就會死亡在季夏了。

12. 恐懼而不解<sup>21)</sup>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

1) 黃帝內經太素<sup>16)</sup>

恐懼起自命門，故不解傷精也。精為骨髓之液，故精傷則骨痠痿及骨痿也。

2) 類經<sup>18)</sup>

此亦言心腎之受傷也。蓋盛怒雖云傷腎，而恐懼則腎臟之本志，恐則氣下而陷，故能傷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痿。痿者陽之痿，厥者陽之衰。命門不守則精時自下，是雖腎臟受傷之為病，然《邪氣藏府病形篇》曰：「愁憂恐懼則傷心，上文曰：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義與此通。」

3) 內經知要<sup>20)</sup>

此亦腎傷也。特傷于本臟之志為異于前耳。恐則氣下，故精傷。腎主骨，精傷則骨痿，痿者陽之痿，厥者陽之衰。閉臟失職，則不因交感。精自下矣。

4)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sup>19)</sup>

<張註>

恐傷腎，故恐懼不解則傷腎藏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痿

痿厥，精時自下者，藏氣傷而不能藏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蓋魂魄智慧本於心腎精神之所生。故首言怵惕思慮者則傷神，末言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神生於精而精歸於神也。

<馬註>

又恐懼而不解，則神蕩散而不收，及傷精以腎又藏精也。精傷則骨痠而為痿為厥，以腎主骨，而痿厥皆成於下也。其精時或自下，至於毛悴色夭而死於季夏下也。以土剋水也。

5) 靈素集註節要<sup>21)</sup>

恐傷腎，故恐懼而不解則傷腎臟之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者，臟氣傷於不能存也。火之精為神，水之精為志，上節論傷腎藏之志，此論傷腎藏之精也。

6) 靈樞懸解<sup>22)</sup>

精傷髓敗，故不能養骨而生乙木，骨枯木陷，故痿頓而痿厥。蟄藏失政，風木陷泄，故精時自下。

7) 靈素節注類編<sup>23)</sup>

上言恐懼而流淫不止則傷精，精傷故骨痠痿厥，蓋骨髓由精而生，此因傷心神而及于腎，以各臟之神如魂，魄，意，志等，皆由心神所化，凡七情皆從心起，故縱情則傷各臟，而保養學道者，必先斷情欲，而後神凝于一心，則病可愈而道可期也。

8)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語譯]

恐懼不解，久則傷精，精傷就發生骨痿，下肢痿弱逆冷，精時自溢。

9)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sup>25)</sup>

[語譯]

過度恐懼，經久而不能解除，就會傷精，精被傷，就會發生骨節痠痛，足部位軟無力面厥冷，並時有遺精滑泄等症狀。

10) 靈樞經校釋<sup>9)</sup>

[注釋]

21. <鍼灸甲乙經>에는 '解'字가 '改'字로 되어 있다.

① ‘精傷則骨痠痿厥’：精能生髓，精傷則骨髓不充，故骨痠痿厥。《素問·卷六首篇注》：“精爲骨髓之液，故精傷則骨痠痿及骨痿也。”

[語譯]

若恐懼日久不解，就會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弱無力而厥冷，精液時常下流。

### 11) 內經<sup>27)</sup>

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精不能藏故滑泄，精不養骨，故骨痿，陽氣衰則爲寒厥，陰精衰則爲熱厥。《類經·藏象類·九》注云：“此亦言心腎之受傷也。蓋盛怒雖云傷腎，而恐懼則腎臟之本志，恐則氣下而陷，故能傷精。腎主骨，故精傷則骨痿。痿者陽之痿，厥者陽之衰。命門不守則精時自下，是雖腎臟受傷之爲病，然《邪氣藏府病形篇》曰：‘愁憂恐懼則傷心，上文曰：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義與此通。’”

### 12)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sup>28)</sup>

[注]

①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楊上善曰：“恐懼起自命門，故不解傷精也。”

② 骨痠痿厥：張介賓曰：“腎主骨，故精傷則骨酸，痿者陽之痿，厥者陽之衰。”

[語譯]

過度恐懼而解除不了，就會傷精，精被傷，就會發生骨節酸痛和痿厥的病，並常有遺精的症狀。

## IV. 總括 및 考察

韓醫學에서는 情緒現象을 七情으로 分類하여 疾病과의 相關性을 論하는데<sup>1)</sup>, 七情이란 喜, 怒, 憂, 思, 悲, 恐, 驚의 七種의 情志로, 外部環境刺戟에 대한 內部 臟器機能의 反應現象이다<sup>1-6)</sup>. 이 七情이 過度하게 變化되거나, 精神의 人 刺戟이 오랫동안 持續되었을 때 人體는 正常的인 精神活動을 잃게 되고 氣機가 紊亂해지고 臟腑陰陽氣血이 失調되어 疾病이 發生하는데, 이를 七情傷 혹은 情志傷이라 한다<sup>2-7)</sup>.

人體의 情志活動과 五臟機能은 密接한 關係가 있어, 情

志活動은 五臟精氣의 活動結果라 할 수 있는데<sup>2,3)</sup>,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sup>8)</sup>에서는 “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이라 하였다.

情志가 過極하면 內臟機能을 損傷시킬 수 있는데<sup>6)</sup>,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sup>8)</sup>에서는 “怒傷肝，喜傷心，思傷脾，憂傷肺，恐傷腎”이라 하였다. 反對로 內臟의 機能失調 역시 情志의 異常을 惹起할 수 있는데<sup>6)</sup>, 《靈樞·本神篇》<sup>9)</sup>에는 “肝氣虛則恐，實則怒”，“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라 하였다.

이러한 情志의 變化는 身體의 病變을 일으킬 수 있는 主된 原因으로, 특히 神經症, 心身症 등 精神障礙의 重要한 要因으로 作用하는데<sup>30,31)</sup>, 情志의 過度로 出現할 수 있는 精神疾病으로 鬱證, 恐懼, 臟躁, 奔豚氣, 梅核氣 등이 있다<sup>31)</sup>.

한편 《黃帝內經》에서는 情志의 變化를 疾病을 일으키는 重要한 原因으로 認識하였는데<sup>7)</sup>, 특히 《靈樞·本神篇》에는 精, 神, 魂, 魄, 意, 志, 思, 智, 慮 등의 精神活動에 대한 概念과 함께 情志의 變化가 五臟, 神志에 미치는 影響에 대해 言及하고 있어<sup>9)</sup>, 精神活動에서 나타날 수 있는 疾患에 있어 情志의 變化가 重要한 病因이 될 수 있음을 보여 준다.

### 1. 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

‘怵惕’은 大部分 注에서 驚恐의 意味로 把握되고 있고, ‘流淫’에 대해서 張<sup>18)</sup>은 滑精의 意味로 보았는데, 《內經講義》<sup>24)</sup>,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郭<sup>26)</sup>이 이 說을 따르고 있다. 한편, 楊<sup>25)</sup>은 ‘外部로 넘쳐흐른다’는 意味로 받아들이고 있다.

‘怵惕思慮者則傷神’에 대하여, 章<sup>23)</sup>은 怵惕思慮가 心脾를 損傷시키게 된다고 하였고, 程<sup>27)</sup>은 驚恐이 傷腎하고 思慮가 傷脾하여 脾腎이 모두 傷하면 先後天의 精이 損傷되는데, ‘兩精相搏謂之神’이므로 精損으로 神 역시 傷하게 된다는 機轉을 밝히고 있다.

‘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에 대하여 張<sup>18)</sup>은 神傷으로 心怯 恐懼하게 되어 傷腎, 精不固하게 되면 滑精이 생긴다고 하였고, 역시 《內經講義》<sup>24)</sup>,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郭<sup>26)</sup>,

程<sup>27)</sup>이 이 說을 따르고 있다. 章<sup>23)</sup>은 心脾損傷이 되면 心傷으로 항상 恐懼하고 脾傷으로 攝精歸腎하지 못하여 遺滑, 帶濁 등의 症狀이 持續적으로 생긴다고 하였다.

한편, 楊<sup>25)</sup>은 '恐懼流淫而不止'에 대해 '恐懼'를 主語로 하여, "驚恐畏懼의 感情이 外部로 때때로 넘쳐흐른다."라고 解釋하였고, <靈樞經校釋><sup>9)</sup>과 郭<sup>28)</sup>은 '流淫'의 主體로 각각 五臟의 精液, 陰氣를 들고 있다.

各家의 注를 綜合하여 보면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驚恐과 思慮의 過度는 神을 傷하게 하는데, 神傷하면 恐懼하게 되고, 恐懼로 腎傷하고 精不固하게 되면 滑泄이 흘러나오게 된다."라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2. 因悲哀動中者, 竭絕而失生.

'動中'은 大部分의 注에서 '內臟을 傷한다'는 意味로, '失生'은 '生命을 잃는 것'으로 解釋하고 있다.

이 文章에 대해서는 '竭絕'의 主體와 文章 全體의 病理機轉에 대한 多樣한 解釋이 存在한다. 楊<sup>16)</sup>은 '竭絕'의 主體를 淚와 筋으로 보고 悲哀動中으로 肝魂을 傷하여 淚竭, 筋絶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張<sup>18)</sup>은 悲哀의 太甚으로 胞絡이 絶하므로 生命을 잃는다고 하였다. 黃<sup>22)</sup>과 程<sup>27)</sup>은 悲哀는 肺를 傷하고 肺金이 肝木을 刑克하면 木氣가 竭絶하여 失生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悲하면 氣消하고, 哀하면 腎傷하는데, 이로 인해 腎氣가 竭絶하면 生命을 잃게 된다고 하였다.

以外, '竭絶'의 主體로 <內經講義><sup>24)</sup>과 郭<sup>26)</sup>은 內臟之氣를,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靈樞經校釋><sup>9)</sup>에서는 神氣를, 楊<sup>25)</sup>은 氣血을, 郭<sup>28)</sup>은 氣機를 들고 있다. 이 중, 張<sup>19)</sup>이 "惕怵思慮者傷神, 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에서 "恐懼者, 神蕩散而不收"까지의 原文에 대해 "思慮, 喜怒, 悲哀, 恐懼 모두가 心臟의 神氣를 傷하게 할 수 있다."라고 한 것처럼 情志의 太過에서 나타나는 病理의 主體를 神氣, 혹은 神志로 보는 것이 妥當하리라 生覺된다.

各家의 注를 綜合하여 보면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悲哀가 太過하여 內臟을 傷하면 衰竭, 盡絶하고 生命을 잃게 된다."라고 解釋할 수 있는데, '竭絶'의 主體는 腎氣, 內臟之氣, 神氣, 氣血, 木氣 등 多樣하게 解釋할 수 있다.

## 3. 喜樂者, 神憚散而不藏.

'憚散'은 대체적으로 耗散의 意味로 받아들이고 있다. 다만, '憚'에 대한 解釋은 세 가지가 있는데, 張<sup>18)</sup>, <內經講義><sup>24)</sup>에서는 驚惕, 驚畏의 意味로,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楊<sup>25)</sup>, 郭<sup>26)</sup>은 顛, 勞의 意味로, <靈樞經校釋><sup>9)</sup>과 郭<sup>28)</sup>은 '憚'의 借字로 보고 있다.

이 文章의 病理機轉에 대해서 楊<sup>16)</sup>은 喜樂으로 肺魄을 傷하면 精이 不藏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張<sup>19)</sup>은 暴喜가 陽을 傷하여 神氣가 耗散되어 不藏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또한 黃<sup>22)</sup>은 喜樂이 心을 傷하여 神明이 憚散하여 貯藏되지 못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喜로 氣散하게 되면 神이 憚散하고 不藏하게 된다고 하였으며, 多言, 多笑하는 症狀을 言及하고 있다.

其他로 郭<sup>26)</sup>은 喜樂過度로 精神이 흩어지면 自主의 能力을 잃게 된다고 하였다.

이 文章에 대한 各家의 注는 病理機轉에 있어서 若干씩 差異를 보이고 있으나, 대체적으로 "喜樂이 太過하면 神氣가 흩어져 貯藏되지 않는다."라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4. 愁憂者, 氣閉塞而不行.

楊<sup>16)</sup>은 愁憂로 氣結하면 脾意를 傷해 閉塞不行하게 된다고 하였는데, 무엇이 '閉塞不行'하는 것인지가 뚜렷하지 않다. 다만 程<sup>27)</sup>의 注釋에 根據하여 '氣機'로 生覺할 수 있다. <靈樞經校釋><sup>9)</sup>, 郭<sup>26)</sup>, 程<sup>27)</sup>, 郭<sup>28)</sup> 등이 楊과 類似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는데, 특히 郭<sup>26)</sup>은 氣機가 閉塞, 不通하여 나타날 수 있는 症狀으로 胸中悶亂, 四肢不能舉動 등을 列舉하고 있다.

黃<sup>22)</sup>은 愁憂로 傷脾하여 中氣가 不運하면 土氣가 閉塞되고 不行한다고 하였고, 楊<sup>25)</sup>에서는 愁憂가 過度하면 傷肺하여 上焦의 氣機가 閉塞되고 暢行되지 못한다고 하여 '閉塞不行'의 主體로 各各 土氣와 上焦의 氣機를 들고 있다. 한편, 張<sup>18)</sup>과 章<sup>23)</sup>에서는 '閉塞不行'의 主體를 經脈으로,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에서는 '神氣'로 보고 있다.

各家의 注를 綜合해 보면 '氣閉塞而不行'에서 '氣'의 意味는 氣機, 土氣, 神氣, 經脈 등으로 多樣한 解釋이 可能



하나, 이 文章 역시 위 文章 “因悲哀動中者, 竭絕而失生”에서처럼 神氣로 보는 것이 妥當할 것이다. 또한 愁憂가 傷하는 것을 대체로 ‘脾’라고 把握하고 있는데, 이는 <靈樞·本神篇> 중 아래 文章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 ……”와 關聯지어 注釋을 하였던 것으로 思料된다.

### 5. 盛怒者, 迷惑而不治.

이 文章에서는 ‘不治’의 概念이 模糊한데, 大部分의 注에서 ‘失理’, ‘亂’, ‘不能治事’, ‘不正常’, ‘不能自主’, ‘不能自治’, ‘失去常態’라 하여 正常的으로 일을 處理하지 못함, 혹은 正常的 理致에서 벗어난 狀態라는 意味로 把握하고 있다. 또한 ‘迷惑’되는 主體에 대해서는 大部分 神志로 보고 있다.

“盛怒者, 迷惑而不治.”의 病理機轉에 대해 楊<sup>16)</sup>은 盛怒로 腎志를 傷하게 되어 迷惑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張<sup>18)</sup>은 盛怒로 氣逆이 甚하게 되면 迷惑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또 黃<sup>21)</sup>은 木克土로 肝情인 盛怒가 胃氣를 上逆하게 되면 心君이 迷惑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 <靈樞經校釋><sup>9)</sup>에서는 盛怒는 火를 動하는데, 火動하면 神을 昏亂케 하여 迷惑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대략적으로 이 文章은 “盛怒가 甚하면 神志가 昏迷하게 되어 正常的으로 일을 處理할 수 없게 된다.”라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6. 恐懼者, 神蕩憚而不收.

‘蕩散’의 概念은 郭<sup>26)</sup>과 程<sup>27)</sup>에서 動搖되어 흩어진다는 意味로 把握되고 있는데, 大部分의 注家들은 이런 意味를 받아들여 이 文章을 “恐懼가 太過하면 神志가 動搖되고 흩어져 收斂되지 못한다”라고 解釋하고 있다.

文章 全體의 意味에 대해 다른 見解로 楊<sup>16)</sup>의 說이 있다. 原文에는 ‘神字’가 없는데 ‘蕩散而不收’의 主體를 精氣로 보아 恐懼, 驚蕩하면 精氣가 無守되어 精이 自下한다고 하였고 程<sup>27)</sup>도 아래 文章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의 意味와 一致됨을 들어 楊의 注를 따르고 있다. 또한 郭<sup>28)</sup>도 恐懼가 過度하면 精神이 動蕩함에 따라 精氣가 收斂되지 않

는다고 하여 楊의 注와 類似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다. 즉, 蕩散而不收의 主體에 대해 神志 或은 精氣로 보는 두 가지의 見解가 있다.

以上の 原文을 情志와 症狀으로 區分하고 注家의 說中 代表的인 것을 簡略히 整理하여 表로 만들었다(表 1).

<表 1>

情志	症狀	各家注
怵惕思慮	恐懼流淫而不止	怵惕: ‘驚恐’의 意味 流淫: ‘滑精’의 意味 流淫의 主體: 恐懼, 五臟의 精氣, 陰氣 등
悲哀動中	竭絕而失生	動中: ‘傷內臟’의 意味 竭絕의 主體: 胃氣, 內臟之氣, 神氣, 氣血, 木氣 등
喜樂	神憚散而不藏	憚散: ‘耗散’의 意味
愁憂	氣閉塞而不行	氣: 氣機, 土氣, 神氣, 經脈 등
盛怒	迷惑而不治	盛怒의 主體: 神志 不治: ‘正常에서 벗어난 狀態’의 意味
恐懼	神蕩憚而不收	蕩散而不收의 主體: 神志 或은 精氣

### 7.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 神傷則恐懼自失, 破膈脫肉, 毛悴色天, 死于冬.

‘膈’의 意味에 대해서는 張<sup>18)</sup>, 李<sup>20)</sup>,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程<sup>27)</sup>, 王<sup>29)</sup> 등이 言及한 것처럼 筋肉이 結聚되어 豐滿肥大한 部位라는 解釋이 支配的이다. 이외에 <靈樞經校釋><sup>9)</sup>과 郭<sup>28)</sup>은 ‘肘膝後肉如塊者’라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腎間厚肉’이라 하였다.

‘恐懼自失’을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靈樞經校釋><sup>9)</sup>과 楊<sup>25)</sup>은 恐懼로 일을 自主的으로 할 能力이 없어지는 것 혹은 恐慌畏懼로 自己主張을 하지 못하는 것으로 解釋하고 있고, ‘破膈脫肉’은 大部分의 注家들이 대체로 肌肉消瘦로 보고 있다.

‘色天’에 대해서는 대체로 皮膚色이 마르고 潤澤하지

못한 것으로 解釋하고 있다.

‘心怵惕思慮則傷神’에 대해 楊<sup>16)</sup>에서는 怵惕으로 腎이 乘心하고 思慮로 脾가 乘心하여 傷神이 된다고 하였고, 陳<sup>21)</sup>, 《靈樞經校釋》<sup>9)</sup>에서는 脾志가 心에 이른 것이라고 하였다.

‘恐懼自失’이 나타나는 機轉에 대해서 楊<sup>16)</sup>에서는 傷神 하면 반대로 右臂을 傷하기 때문이라고 하였고, 馬<sup>19)</sup>, 黃<sup>22)</sup>, 章<sup>23)</sup>이 이 說을 따르고 있다. 張<sup>18)</sup>은 神이 傷하면 心怯하게 되어 恐懼自失하게 된다고 하였는데, 李<sup>20)</sup>, 程<sup>27)</sup>이 이 說을 따르고 있다.

‘破脰脫肉’의 機轉에 대해서는 주로 神傷으로 脾가 傷하게 되거나, 心虛로 火生土하지 못하면 脾弱이 되기 때문이라는 見解가 많다.

‘毛悴色夭’에 대해서 楊<sup>16)</sup>은 “毛悴肺傷, 色夭肝傷”라 하여 神傷으로 五臟이 모두 傷하게 된다는 意見을 提出하였다. 黃<sup>22)</sup>, 《靈樞經校釋》<sup>9)</sup>, 程<sup>27)</sup>도 이러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다. 張<sup>19)</sup>과 陳<sup>21)</sup>은 脾가 主肌肉하고 肺가 主氣하며, 肉의 膏肥가 腠이고 色은 氣의 華이므로 腠肉은 地의 所成之形이고 毛色은 天의 所生之氣가 되니, 破脰脫肉, 毛悴色夭는 天地가 만든 命이 모두 絶한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또한 章<sup>23)</sup>은 脾土가 傷하면 肺金을 生하지 못하여 毛悴, 色夭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靈樞經校釋》<sup>9)</sup>에서는 心病이 肌肉消瘦, 皮毛憔悴, 顔色枯槁無華의 症狀을 發生시킨다는 獨特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다.

‘四于冬’에 대해서는 各家의 注에서 모두 心은 火에 屬하는데, 火를 克하는 水의 時期인 冬이 死時가 된다고 說明하고 있으며, 以下 原文의 死時에 관한 言及도 모두 마찬가지이다. 이것은 모든 事物과 現象이 五行의 歸類 혹은 五行의 相生相克으로 解釋될 수 있다는 五行의 思维方式<sup>32)</sup>에서 비롯된 것으로, 어떤 情志의 過度가 반드시 어떤 特定時期에 죽게 된다는 식으로 解釋하는 데는 無理가 있다. 다만 死時에 대한 言及은 情志의 過極으로 나타나는 症狀에 있어서 氣候變化를 重要하게 觀察해야 함을 說明한 것<sup>23)</sup>이며, 《黃帝內經》의 豫候를 重要視하는 傾向<sup>33)</sup>의 하나로 理解하여야 할 것으로 思料된다.

이 文章은 대체적으로 “心이 神을 藏하는데, 驚恐, 思慮가 太過하여 心神을 傷하면, 恐懼가 생기고 主體的으로

일을 처리할 수 없게 되며, 肌肉이 消瘦하게 되고, 病이 甚해지면 皮毛가 憔悴하고, 皮膚色이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겨울에 죽게 될 수 있다.”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8.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 意傷則怵亂, 四肢不舉, 毛悴色夭, 死于春.

‘怵亂’의 意味에 대하여 章<sup>23)</sup>은 ‘昏悶憤亂’이라 하였고 《內經講義》<sup>24)</sup>, 楊<sup>25)</sup>은 胸膈의 苦悶, 煩亂이라고 하였으며, 程<sup>27)</sup>, 王<sup>29)</sup>은 胸腹의 怵悶, 煩亂이라 하여, 體幹部의 苦悶, 煩亂의 意味라고 보아야 한다.

‘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에 대하여 楊<sup>16)</sup>은 肺가 乘脾하여 憂愁하게 되고 傷意가 된다고 하면서 愁憂는 어디에서 問題를 일으키든지 모두 脾病임을 밝히고 있다. 張<sup>18)</sup>, 李<sup>20)</sup>, 陳<sup>21)</sup> 등은 憂는 本來 肺의 志인데 脾를 傷하는 것은 母子氣通이기 때문이라고 하였다. 馬<sup>19)</sup>는 脾가 愁憂不解하게 되면 氣가 閉塞되고 不行하게 되는데, 甚해지면 傷意까지 될 수 있다고 說明하고 있다.

‘意傷則怵亂’에 대해서, 張<sup>18)</sup>, 李<sup>20)</sup>, 陳<sup>21)</sup> 등은 憂하면 脾氣不舒하며 不舒하면 運行이 잘 되지 않아 怵悶而亂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四肢不舉’에 대해서 大部分의 注家들은 脾가 四肢를 主하므로 脾病 혹은 脾傷에는 四肢가 無力해지는 症狀이 나타난다고 認識하고 있다.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脾는 意를 藏하는데, 愁憂가 太過하여 母子氣通으로 肺의 母인 脾를 傷하면 體幹部가 苦悶, 煩亂하게 되고 四肢가 無力해지며, 病이 甚해지면 皮毛가 憔悴하고, 皮膚色이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봄에 죽게 될 수 있다.”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9.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 魂傷則狂忘不精, 不精則不正當, 人陰縮而攣筋, 兩脇骨不舉, 毛悴色夭, 死于秋.

‘忘’은 健忘의 意味와 妄靈憵의 意味로 두 가지의 解釋이 있고, ‘不精’에 대해서는 大部分의 注家들이 精神이 맑고 밝지 못하여 認識이 바르지 않은 狀態로 解釋하고 있

다. 다만, 《鍼灸甲乙經》의 原文에는 '其精不守'라 되어 있어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에서는 '精氣가 固守되지 못함'으로, 郭<sup>28)</sup>은 肝의 藏血機能의 失去로 理解하고 있다.

그런데 '不正當'의 意味는 難解하다. 張<sup>18)</sup>, 李<sup>20)</sup>는 邪妄不正이라 하였는데, 章<sup>23)</sup>은 言行不正으로, 楊<sup>25)</sup>은 邪僻不正한 言行으로 解釋하고 있어 類似하다. 張, 馬<sup>19)</sup>는 志의 不正으로 解釋하고 있고 陳<sup>21)</sup>은 자세히 일을 處理할 수 없음을 말한다고 하였다. 程<sup>27)</sup>은 神志가 狂亂하여 行動함에 있어 正常的 狀態를 벗어남을 意味한다고 하였다.

'肝悲哀動中則傷魂'에 대해서는 各家의 注에서 特別한 說明이 없는데, 다만 李<sup>20)</sup>, 陳<sup>21)</sup>은 悲哀는 肺의 志인데 傷肝하는 것은 金이 木을 伐하는 것이라고 言及하고 있다.

'魂傷則狂忘不精'에 대하여 楊<sup>16)</sup>은 魂傷하면 肝腎이 함께 傷하여 狂忘과 不精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魂이 屬陰하므로 傷하면 狂而善忘하게 되고 陽氣가 耗散되어 精明하지 못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에서는 魂이 傷하면 神이 輔佐되지 못하여 言行之 狂妄이 생기고 精氣가 固守되지 못한다고 하였다.

人陰縮而攣筋, 兩脇骨不舉에 대하여 大部分의 注家들은 肝病이 足厥陰肝經의 循行經路에 따라 이러한 症狀이 나타날 수 있다는 一致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다.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肝은 魂을 藏하는데, 悲哀가 太過하면 金克木으로 魂을 傷하게 되고 魂이 傷하면 狂症, 健忘이 나타나 精神活動이 不正하게 되고 言行之 바르지 못하게 되며, 陰縮, 筋脈拘攣, 兩脇骨 部位의 運動障礙가 생기며 病이 甚해지면 皮毛가 憔悴하고, 皮膚色이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가을에 죽게 될 수 있다."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10.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 魄傷則狂, 狂者意不存人, 皮革焦, 毛悴色夭, 死于夏.

'意不存人'은 '傍若無人'<sup>22)</sup>으로 解釋하는 傾向이 많은데, 특히 《鍼灸甲乙經校釋》<sup>17)</sup>, 楊<sup>25)</sup>, 郭<sup>28)</sup>은 意識喪失, 或은 事物을 觀察할 수 있는 能力의 喪失의 概念으로 다루고 있다.

'肺喜樂無極則傷魄'에 대해서는 大部分 喜樂이 心의 情으로 心火가 肺金을 克하여 魄을 傷하게 된다고 理解하고 있다.

'魄傷則狂, 狂者意不存人'에 대해서는 楊<sup>16)</sup>은 魄傷하면 臟을 傷하여 發狂이 되고 喜樂이 神을 蕩散하므로 狂病은 '意不當人'이 된다고 하였는데, 張<sup>19)</sup>이 이 說을 따르고 있다. 張<sup>18)</sup>은 魄傷하면 神을 昏亂케 하여 狂이 된다고 하였고, 馬<sup>19)</sup>는 '喜樂無極'으로 '神憚散而不藏'하는데, 不藏하면 狂이 된다고 하였다.

'皮革焦'에 대해서는 肺主皮毛하므로 肺病에는 皮膚가 焦枯不潤하게 된다는 病理에 異見이 없다.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肺는 魄을 藏하는데, 喜樂이 太過하면 火克金으로 魄을 傷하여 狂이 되고 言行之 道理에 맞지 않으며, 皮膚가 마르고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病이 甚해지면 皮毛가 憔悴하고, 皮膚色이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여름에 죽게 될 수 있다."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11.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 志傷則喜忘其前言, 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 毛悴色夭, 死于季夏.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에 대해서 張<sup>18)</sup>, 李<sup>20)</sup>, 郭<sup>28)</sup>은 怒가 本來 肝의 志로 腎을 傷하는 것은 子母氣가 相通하기 때문이라고 하였고, 張<sup>19)</sup>은 怒가 肝의 情으로 自가 母를 乘하여 逆이 되고 逆은 곧 傷이므로 腎이 藏하는 志를 傷한다고 하였고 陳<sup>21)</sup>의 論述은 張과 一致한다. 馬<sup>19)</sup>는 盛怒而不止하면 迷惑而不治하여 傷志하게 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怒는 肝에서 나오는데, 肝陽이 逆甚하면 腎水가 耗損되어 腎의 志를 傷한다고 하였다.

'志傷則喜忘其前言'에 대해 楊<sup>16)</sup>은 肝木이 乘腎하여 腎志가 傷하면 喜忘이 된다고 하였고, 張<sup>18)</sup>, 李<sup>20)</sup>는 志傷하면 意失하여 喜忘이 된다고 하였다. 黃<sup>22)</sup>은 腎水가 失藏하여 喜忘이 된다고 하였고, 章<sup>23)</sup>은 志가 記持事物을 主하므로 志傷하면 喜忘이 생긴다고 하였다.

'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에 機轉에 대해서는 거의 一致된 見解를 보이고 있는데, 腰가 腎之府이기 때문에 腎病에는 俛仰屈伸하지 못한다는 것이다. 거의 類似하지만 楊<sup>16)</sup>, 黃<sup>22)</sup>은 腎이 腰脊之中에 있기 때문이라는 意見을 提示하고

22. 옆에 사람이 없는 것 같다. 즉 언행을 도리에 맞지 않음. (漢韓大字典 p.110)

있다.

이 文章은 대체로 “腎은 志를 藏하는데, 盛怒가 太過하면 母子氣通으로 魄을 傷하면 記憶力이 減退되어 자주 잊어버리게 되고 腰背部의 屈伸이 잘 되지 않으며, 病이 甚해지면 皮毛가 憔悴하고, 皮膚色이 潤澤하지 않게 되며 늦은 여름에 죽게 될 수 있다.”고 解釋할 수 있다.

## 12.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 精傷則骨痠痿厥, 精時自下.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에 대해 楊<sup>16)</sup>은 恐懼가 命門에서 나오므로 不解하면 傷精이 된다고 하였고 張<sup>18)</sup>과 李<sup>20)</sup>는 恐懼가 腎의 志로, 恐하면 氣가 下陷하므로 傷精이 된다고 하였다. 馬<sup>19)</sup>는 恐懼로 ‘神蕩散而不收’하게 되는데, 甚하면 精까지 傷하게 된다고 하였다.

‘精傷則骨痠痿厥, 精時自下’에 대해서는 “腎이 骨을 主하고 精은 骨髓之液이므로 精이 傷하면 骨痠이 나타나고 下肢가 痿弱, 逆冷하게 되며, 腎의 閉藏機能을 잃게 되어 精이 때때로 나오게 된다”는 解釋에 대체로 意見이 一致되고 있다.

이 文章은 “心忪惕思慮則傷神, ……”以後의 原文과 달리 情志와 關聯된 臟腑가 나타나 있지 않은데, 張<sup>19)</sup>은 “魂魄智意 등은 本來 心腎의 精과 神의 所生인데, ‘忪惕思慮者則傷神’으로 始作하여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으로 끝난 것은 神은 精에서 생기고 精은 神에 歸依하기 때문”이라 하였는데, 腎藏精의 理論에 따라 腎이 이 文章의 主體의 臟器라고 判斷하고 있는 듯 하다. 이는 《辭源》<sup>34)</sup>에서 精을 萬物을 生成하는 靈氣라 한 것처럼, 精이 志와 함께 腎에 配屬된 神志의 개념을 가지고 있으므로 妥當性이 있다고 할 수 있다. 또한 注家中 一部는 前 文章 “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 ……”에 이어 이 文章도 腎을 傷한 것이라고 認識하고 있는데, 이는 恐懼라는 情志가 五行의 配屬 上 腎에 屬하고 또 “骨痠痿厥, 精時自下”가 腎傷 時에 나타날 수 있는 症狀이기 때문으로 思料된다.

‘心忪惕思慮則傷神……’이후의 原文은 情志의 變化가 五臟의 神志를 傷하여 各種의 症狀을 發顯시키는 것에 대해 論한 것이다.<sup>19,29)</sup> 그런데, 各各의 情志와 五臟의 結合

이 一般的인 五行配屬, 즉 “怒傷肝, 喜傷心, 思傷脾, 憂傷肺, 恐傷腎”<sup>35)</sup>과는 一致하지 않는다. 이에 대해 五臟과 各情志사이의 一般的인 五行配屬과는 다른 어떤 關聯性이 있어 特定情志가 반드시 特定臟腑에 影響을 주는 것인지, 아니면 各情志가 모든 臟腑에 影響을 줄 수 있고 그 중의 一部分을 《靈樞·本神篇》에서 言及하고 있는지는 正確하지 않다. 《黃帝內經》이 著作된 時期에는 어느 情志의 變化가 어떤 疾病을 일으키는지의 臆測이 많았던 것 같고<sup>35)</sup>, 그以後의 醫書에서도 情志에 의한 五臟損傷의 情況이 絶對的인 規則性을 갖고 있지 않다는 것<sup>7)</sup>을 參考하면, 各情志와 臟腑의 結合에 있어 어떤 嚴密한 關聯性이 內包되어 있지는 않은 것으로 生覺된다. 다만, 일부 注家들<sup>18,20,21)</sup>의 論述에 의하면 母子氣通, 相克關係 등으로 說明하고 있는데, 모든 情志에 一貫되어 說明되지는 않는다 하여도 參考할 만한 價値가 있다고 思料된다.

한편, ‘心忪惕思慮則傷神……’이후의 原文은 各情志가 어떤 臟器를 傷하면 그 臟器가 藏하는 神志를 傷하게 되고, 이에 따라 各各의 精神的 症狀과 身體의 症狀이 나타나는 構造를 하고 있는데, 이는 情志의 過度가 神志를 傷하게 하고 이는 다시 肉體를 傷하게 되는 것을 說明하고 있는 것이다.<sup>36)</sup>

各各의 精神的 症狀을 보면 各各의 情志, 神志, 五臟과의 聯關性이 뚜렷하지 않고 使用된 單語도 서로 類似하여 正確한 意味를 把握하기 쉽지 않다. 다만, 情志의 過度로 인해 恐怖, 煩悶, 狂, 善忘 등의 精神的 症狀이 發生될 수 있다는 것을 이미 《黃帝內經》時代부터 認識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身體의 症狀에 있어서는 大部分 關聯된 五臟의 特徵으로 說明될 수 있는데, 脾는 主四末하므로 ‘四肢不舉’의 症狀이, 肝은 主筋하고 經絡이 陰部와 脇部를 지나므로 ‘人陰縮而攣筋, 兩脇骨不舉’의 症狀이, 肺는 主皮毛하므로 ‘皮革焦’의 症狀이, 腎이 主骨, 主精하고 腰가 腎之府이므로 ‘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 ‘骨痠痿厥, 精時自下’의 症狀이 나타난다고 解釋될 수 있다. 그러나 오직 ‘忪惕思慮’에서 나타나는 ‘破脰脫肉’만은 關聯된 五臟인 心의 特性으로 說明되지 않아서, 心虛로 脾가 弱해져서 생긴 症狀으로 把握되는 傾向이 많았다.

以上の 情志의 變化와 神志, 五臟과의 關聯性에 對한 內容을 五臟, 情志, 神志, 症狀, 死時 등으로 區分하여 表로 整理하고, 比較를 위해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sup>8)</sup>에 나타난 七情傷에 對한 原文을 덧붙였다(表 2).

<表 2>

五臟	情志變化	神	精神症狀	身體症狀	死時	<陰陽應象大論>의 七情傷
心	心忪思慮	神	恐懼自失	破脰脫肉	冬	喜傷心
脾	愁憂而不解	意	悞亂	四肢不舉	春	思傷脾
肝	悲哀動中	魂	狂妄不精, 不精則不正當	人陰縮而攣筋, 兩脇骨不舉	秋	怒傷肝
肺	喜樂無極	魄	狂, 狂者意不存人	皮革焦	夏	憂傷肺
腎	盛怒而不止	志	喜忘其前言	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	長夏	恐傷腎
	恐懼而不解	精		骨疲痿厥 精時自下		

지금까지 <靈樞·本神篇>에 나타난 情志의 變化와 이에 따른 神志傷, 五臟에의 影響에 對해 各家의 注를 中心으로 考察을 하였는데, 向後 臨床에서 情志의 變化로 發生될 수 있는 疾患에 對한 具體的인 研究가 必要하리라 思料된다.

## V. 結 論

<靈樞·本神篇>에 나타난 情志의 變化와 神志傷에 對해 考察한 結果 다음과 같은 結論을 얻었다.

1. “心忪思慮者則傷神, 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에서 ‘忪傷’은 驚恐의 意味로, ‘流淫而不止’에 對해서는 滑精의 意味로 認識되고 있으며 以外에 注家에 따라 ‘流淫而不止’의 主體로 恐懼, 五臟의 精氣, 陰氣 등을 言及하고 있다.

2. “因悲哀動中者, 竭絕而失生”에서 ‘動中’은 內臟을 傷한다는 意味이고, ‘竭絕’의 主體에 對해서는 腎氣, 內臟之

氣, 神氣, 氣血, 木氣 등 多樣한 見解가 있으며, “愁憂者, 氣閉塞而不行”에서 ‘氣’의 意味는 氣機, 土氣, 神氣, 經脈 등으로 多樣한 解釋이 있다.

3. “盛怒者, 迷惑而不治”에서 ‘盛怒’의 主體를 주로 神志로 보고 있고, ‘不治’는 正常的 理致에서 벗어난 狀態라는 意味로 把握되고 있으며, “恐懼者, 神蕩憚而不收”에서는 ‘蕩散而不收’의 主體에 對해 神志 혹은 精氣로 보는 두 가지의 見解가 있다.

4. “恐懼而不解則傷精, 精傷則骨疲痿厥, 精時自下”에서 精이 腎에 配屬된 神志이고, 恐懼라는 情志가 五行의 配屬上 腎에 屬하며, ‘骨疲痿厥, 精時自下’가 腎이 傷할 경우에 나타날 수 있는 症狀이므로 이 文章의 主體의인 臟氣를 腎으로 볼 수 있다.

5. ‘心忪思慮則傷神……’ 以後의 原文에서 各各의 情志와 五臟의 結合은 絕對的인 規則性을 갖고 있지 않으나, 母子氣通, 相克關係 등으로 情志變化와 五臟의 關聯性을 說明할 수 있다.

6. 各各의 精神的 症狀는 各各의 情志, 神志, 五臟과의 關聯性이 뚜렷하지 않으나, 情志의 過度로 인해 恐怖, 煩悶, 狂, 善忘 등의 精神的 症狀가 發生될 수 있다는 認識이 있었음을 보여 준다.

7. 各各의 身體的 症狀에 있어서는 大部分 關聯된 五臟의 特徵으로 說明될 수 있으나, “心忪思慮則傷神……”에서 나타난 ‘破脰脫肉’만은 關聯된 五臟인 心의 特性으로 說明되지 않고, 心虛로 脾가 弱해져서 생긴 症狀으로 把握되고 있다.

8. 死時에 對한 言及은 實際로 어떤 時期에 죽게 된다는 意味라기 보다는 情志의 過極으로 나타나는 症狀에 있어서 氣候變化를 重要하게 觀察해야 함을 說明한 것으로 보아야 하며, 이는 內經의 豫候를 重要視하는 傾向의 하나이다.

### 參 考 文 獻

1. 金完熙 외 : 東醫生理學, 서울,慶熙大學校出版局, p.70, pp.366~367, 376~377, 1993.
2. 文濬典 외 : 東醫病理學, 서울, 高文社, pp.57~58, 1990.
3. 金聖勳 외 : 東醫病理學, 서울, 한림원, p.38, 1994.
4. 한상모 외 : 동의학개론, 서울, 여강출판사, p.121, 1991.
5. 黃義完 : 心身症, 서울, 행림출판, p.43, 1985.
6. 梁運通 : 黃帝內經類析, 內蒙古,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pp. 150~151, 1986.
7. 匡調元 : 中國病理學史, 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p.7, 145, 1994.
8. 王 琦 외 : 素問今釋, 貴州, 貴州人民出版社, pp.26~28, p.188~189, 1981.
9. 河北醫學院 : 靈樞經校釋,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p.173, pp.177~183, 1982.
10. 柳東仁 : 七情에 관한 文獻의 考察, 圓光大大學院, 1992.
11. 朴淑暎·文九·文錫哉 : 脾胃와 七情에 관한 文獻의 考察, 大韓韓醫學會誌, 13(1):140~151, 1992.
12. 柳聖琦 : Stress와 七情學說에 對한 心身醫學的 考察, 圓光大大學院, 1999.
13. 尹祥熙·李相龍 : 五神의 起源에 관한 文獻의 考察, 東醫神經精神科學會誌, 5(1):33~39, 1994.
14. 尹祥熙·李相龍 : 五神의 認識 및 內容에 관한 文獻의 考察, 大田大論文集, 3(2):245~267, 1995.
15. 김성훈·류영수·류희영 : 《靈樞·本神篇》의 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慮·智에 對한 概念考察, 東醫神經精神科學會誌 5(1):17~31, 1994.
16. 楊上善 : 黃帝內經太素, 서울, 大星文化社, pp.71~74, 1986.
17. 山東中醫學院 : 鍼灸甲乙經校釋,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pp.3~4, 9~14, 1979.
18. 張介賓 : 類經, 서울, 大星文化社, pp.57~58, 1982.
19. 馬蒔·張志聰 : 黃帝內經素問靈樞合編, 台北, 台聯國風出版社, pp.58~60, 1981.
20. 李念莪 : 內經知要, 台北, 新文豐出版公司, pp.69~70, 1984.
21. 陳修園 : 靈素集註節要, 서울, 法仁文化社, pp.9~10, 1995.
22. 黃元御 : 靈樞懸解,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pp.525~526, 1990.
23. 章 楠 : 靈素節注類編, 浙江, 浙江科學技術出版社, pp. 374~376, 1986.
24. 北京中醫學院 : 內經講義, 北京, 醫學衛生出版社, pp 331~332, 1975.
25. 楊維傑 : 黃帝內經靈樞譯解, 서울, 成輔社, pp.85~88, 1980.
26. 郭仲夫 : 黃帝內經講解, 北京, 光明日報出版社, pp.333~335, 1986.
27. 程士德 : 內經, 北京, 人民衛生出版社, pp.187~189, 1987.
28. 郭蠶春 : 黃帝內經靈樞校注語譯, 서울, 一中社, pp.82~85, 1992.
29. 王保林·張景懷 : 《內經》導讀, 蘭州, 蘭注大學出版社, p.67, 1996.
30. 黃義完 외 : 東醫精神醫學, 釜山, 現代醫學書籍社, p.157, 1982.
31. 何裕民 : 中國傳統精神病理學, 上海, 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 pp.134~157, 1995.
32. 김완희·김광중 : 한의학의 형성과 체계, 대구, 중문출판사, pp.107~114, 1991.
33. 白貞義·崔一凡 역 : 黃帝內經概論, 서울, 논장, pp.75~76, 1988.
34. 商務印書館編輯部 : 辭源, 香港, 商務印書館, p.2388, 1987.
35. 洪元植 : 中國醫學史, 서울, 東洋醫學研究院, p.69, 1984.
36. 嚴世藝 : 中醫學術史, 上海, 上海中醫學院出版社, pp.66~67, 1989.